

NGHIÊN CỨU VỀ CÁC LOẠI HÌNH NGỮ NGHĨA TRI NHẬN CỦA CẤU TRÚC BỔ NGỮ KHẢ NĂNG “V DE/BU QI” TRONG TIẾNG HÁN HIỆN ĐẠI

Nguyễn Thị Hiền*

“Phạm trù khả năng” là một phạm trù ý niệm phổ quát trong ngôn ngữ của con người. Trong tiếng Hán hiện đại phạm trù này được thể hiện thông qua các hình thức cú pháp hình thành nên cấu trúc bổ ngữ khả năng “V de/bu C”. Bài viết này trình bày kết quả nghiên cứu một tiểu loại cấu trúc bổ ngữ khả năng “V de/bu qi” và tập trung mô tả, phân loại các loại hình ngữ nghĩa tri nhận của “V de/bu qi” trong tiếng Hán.

Từ khóa: cấu trúc khả năng, ngữ nghĩa tri nhận, loại hình.

“Potential” is a universal conceptual category that exists in human languages. This category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structures that form the potential complement “V de/bu C” in modern Chinese.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n a kind of this structure and focuses on describing and categorizing the cognitive semantic forms of the Chinese potential complement “V de/bu qi”.

Keywords: Potential structures, cognitive semantic, form.

汉语能性结构“V 得/不起”的认知语义类别研究

“能性范畴”是人类语言中共同存在的概念范畴，它通过句法形式来呈现出能性的意义，形成“能性结构”。汉语表能性范畴之中有一种较为特殊的能性结构，即能性述补结构“V 得/不 C”，本文对该结构的其中一个子类“V 得/不起”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描写能性结构“V 得/不起”的认知情态语义类别并重新对其进行归类。

关键词: 能性结构；V 得/不起；认知语义；情态范畴

1. 引言

“V 得/不起”是能性述补结构，它的语义较为丰富，其复杂性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该结构对外国学生来说也具有一定的

难度，越南学生在习得该结构时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经常会出错或与其他结构混淆，原因之一在于越南学生对“V 得/不起”的语义并没有深入地了解。因此，本文将对“V 得/不起”的语义进行重新归类，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越南学生真正地把握此结构的用法，提高运用能力，减少偏误。

1.1 研究现状

早期研究大多都针对结构中的某一成分进行考察，如对结构中的“V”、“得/不”、“起”的分类，确定词性或探究其语法化历程等，但观点并不一致。对“V 得/不起”能性述补结构的语义分类，研究者一般认为该结构表示“主观上是否能承受”，但刘月华（1998）¹就不指明“承受”的对象，意义

* ThS., Khoa Ngoại ngữ, Trường Đại học Công nghiệp Hà Nội

Email: hiennguyenthi@haui.edu.vn

¹ 刘月华《趋向补语通释》，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6-328页。

不够清楚；杨万兵（2006）²虽然涉及到动作发出者但并未说明说话者的角色；许斌（2013）³与孙婷婷（2014）⁴就涉及到说话者和发出动作者，并将此结构的语义分为三个小类，即表说话人对动作实现主体的客观能力判定的 V 得/不起₁；表说话人对动作实现主体的客观条件判定的 V 得/不起₂，主体一般都是非生命者或抽象事物；表说话人对动作实现主体的主观态度判定的 V 得/不起₃，该类语义主要是“对得/不起、看得/不起、了不起、瞧得/不起”等熟语。总之，对“V 得/不起”能性述补结构的语义分类还存在分歧，缺乏范畴的关照，关联性不足，比如，该结构是否体现出情态特征及认知意义？怎么能合理地对此结构进行归类？因此，本文重新对“V 得/不起”能性述补结构的语义进行归类。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立足于认知语言学与情态范畴等理论，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等原则，重新描写“V 得/不起”能性述补结构的情态特征与认知类别，希望能帮助越南学生正确地掌握该结构的用法。

1.3 语料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语料主要来源于自建的 1 万字的现代中文小说及文学作品，（标为中文小说语料）。其他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开发的 *BCC 现代汉语语料库* 和周红自建的 *2500 万字的当代北方作家小说语料库*。

² 杨万兵《能性述补结构“V 得/不起(O)”的历史演变》，《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 5 期。

³ 许斌《能性述补结构“V 得/不起”的多角度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⁴ 孙婷婷《外国学生“V 得/不起”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2. 研究内容

2.1 情态的界定

2.1.1 情态的定义与类别

情态范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虽然学者们都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情态进行探讨，但是显然他们对情态的定义都含有说话人的态度及观点、命题或事件、可能性和必要性等因素。关于说话人的态度，虽然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之分，但大部分学者都强调主观性态度更为重要。语言是人类交际时的主要工具，而句子所组成的重要部分就是说话人想传达的信息（命题）及说话人的观点和态度（情态），因此情态的定义一定会涉及到命题概念。至于可能性与必然性，它们是情态的核心概念。经过深入研究后，本文采用了彭利贞（2005）⁵对情态的定义，即“情态是说话人对命题的真值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表达出的主观观点及态度”。根据前人对情态所下的定义可知，虽然情态范畴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大家观点不一致，因此他们对情态意义的分类及名称也有所不同。到现在为止，得到最多学者认可的观点则是情态的三分法，即认识情态、道义情态和动力情态。

所谓的认识情态就是指说话人对命题为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看法和态度，简单的说就是说话人对此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的判断。帕尔默（Palmer, 1986）⁶认为表达不确定性的推测、表示以现有证据为基础的推断、表示以常识为基础的推断就是三种跟认识情态有着密切关系的判断。英语主要是用“may”、“must”和“will”来表示，汉语主要通过情态动词“可能、也许”和“一定、肯定”来表示，此外，还可以通过一种

⁵ 彭利贞《现代汉语情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

⁶ Palmer, F.R.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特殊的能性述补结构来表示,即“V 得/不 C”。此结构只要满足以下列出的三个条件之一就可以理解为认识情态:一是主语不受补语的控制;二是 C 相对主语偏离目的性,多是表达消极意义的词语;三是主要出现于反问句,并与表猜测义成分同时出现。

道义情态表达说话者对命题中事件成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观点或态度,涉及允许和义务等概念。莱昂斯(Lyons, 1977)认为道义情态主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道义情态注重到具有道义责任的施事施行某种行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道义情态的命题是对人或物加上义务去产生或阻止产生该命题所描写的状态,因此让命题成真或者禁止一个命题成真。二是道义情态跟将来时间有关。三是道义情态主要取决于道义要求(如个人组织、社会观念、道德准则、法律义务等)或原因”⁷。帕尔默(Palmer, 2001)⁸还指出“指令”是道义情态最普遍的类型,英语常用“may”和“must”来表达,汉语一般用“可以”和“必须”来表达,但除此之外,能性述补结构“V 得/不得”也表示道义情态意义。

张旺熹(1999)⁹认为“动力情态表示说话者对一个事件成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观点或态度,与句子主语的能力和意愿的意义相关”¹⁰。英语一般用“can”和“will”来表示,汉语除了通过情态动词“能”、“会”、“要”等,还可以用“V 得/不 C”能性述补结

构来表达动力情态意义。此外,他还指出“V 不 C”中“V”具有[自主性],“C”具有[目标性],构成“企望+原因+V 不 C”框架,可用“怎么 V 也 V 不 C(N)”检验槽来检验动力情态的特征。

2.1.2 能性情态的界定

“能性范畴”是情态范畴的子范畴,是说话人对命题真实及事件成真的不确定性而产生表达判断的意义。“不确定性”就是可能性,是否可以实现,是否可以成为事实。此外,“能性范畴也是一个句法范畴”¹¹,这种句法范畴一定要通过“句法形式”表现出来。“能性范畴”与“能性结构”存在着有机关系。“能性范畴”的外表现形式必须靠“能性结构”,而“能性结构”的语义就是“能性范畴”的意义内涵。

2.2 汉语的能性情态表达方式

汉语中有许多表达能性意义而带有情态特征的方式。第一种是由能性助动词构成的能性结构“助动词+V (VP)”,常见的助动词为“能、要、可能、会、可以、愿意、应该等”。第二种表达方式为能性述补结构“V 得/不 C”。李剑影(2007)¹²已指出“V 得/不 C”明显地体现出动力情态特征,即动力[客观]类型,并在演化的过程中也含有认识情态的意义。能性述补结构“V 得/不起”也属于“V 得/不 C”的形式之一,因此“V 得/不起”就具有能性情态的特征,即动力情态及认识情态,具体的表现会在每种语义类别作详细说明。

2.3 “V 得/不起”的认知语义类别

兰盖克曾经提出“应该从认知域来描写语义结构,因为在描写语义结构时一定会

⁷ Lyons, J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⁸ Palmer, F.R 《Mood and Modalit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⁹ 张旺熹《再论补语的可能式》,《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0-260页。

¹⁰ 谢佳玲《汉语情态动词》,台湾:台湾“清华大学”,2002年。

¹¹ 徐碧叶《汉语和越南语能性范畴的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¹² 李剑影《现代汉语能性范畴》,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涉及到一些简单的知觉或复杂的知识系统即认知域”。¹³ 因此，语义结构的描写就应该从认知域的角度入手。前人研究主要从能力观角度对能性述补结构“V 得/不起”的语义进行考察，但主要是集中于结构中的成分、语法化历程等，对结构本身的语义及句法分析不够清晰。周红（2017）¹⁴ 曾经对“V+起”中的“起”的语义进行描述，即“起”最初用于空间域，后隐喻扩展至时间域和状态域。本文的研究将在周红

（2017）¹⁵ 对“V+起”的认知域、语义类别所提出的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对“V 得/不起”的语义进行分类。

通过对中文小说语料考察发现，能进入“V 得/不起”结构的动词大部分都是自主动词，有小部分是非自主动词，至于“V”的语义类型的具体情况可参考表 1：

表 1“V 得/不起”的语义类型及其统计数字

	语义类型	数量	所占比例
V 得起	能够实现由低及高的空间位移	33	32.04%
	能够实现由散到合的空间位移	1	0.97%
	能够实现由展及拢的空间位移	0	0%
	能够实现由隐到显的存在状态变化	1	0.97%
	能够实现由无到有的存在状态变化	1	0.97%
	能够具备某种能力实现某种动作行为	67	65.05%
小计		103	
V 不起	不能够实现由低及高的空间位移	141	34.23%
	不能够实现由散到合的空间位移	5	1.21%
	不能够实现由展及拢的空间位移	0	0%
	不能够实现由隐到显的存在状态变化	51	12.38%
	不能够实现由无到有的存在状态变化	1	0.24%
	不能够具备某种能力实现某种动作行为	214	51.94%
小计		412	

¹³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

¹⁴ 周红《“V+起”的两种方向特征及其语义演变》，《语言研究集刊》，2017年，第十八辑。

¹⁵ 周红《“V+起”的两种方向特征及其语义演变》，《语言研究集刊》，2017年，第十八辑。

从此表可见，构成能性述补结构“V 得/不起”的 V 大多数都是“能否实现由低及高的空间位移”与“能否具备某种能力实现某种动作行为”的，具体是在“V 得/不起”和“V 得/不起”中，两种语义的比例分别为 97.09% 和 86.17%，而“能否实现由散到合的空间位移”、“能否实现由无到有、由隐到显的存在状态变化”的只占少数（具体比例分别为 2.91% 和 13.83%）。此外，该表还涉及到具有关联性的三种认知域，即空间域、存在状态域及行为域，根据周红（2017）¹⁶ 所提出的观点，我们认为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是空间域隐喻扩展至存在状态域、行为域的。

2.3.1 空间域“V 得/不起₁”

“起最初呈现为上向（起_{1a}），表达由低及高的（受动者离开源点向上位移，终点不明确）趋向义”¹⁷，“起_{1a}”的空间路径如图 1 所示：



图 1 “起_{1a}”表由低及高的意象

因此由“起₁”构成能性结构“V 得/不起”最初也用于空间认知域的，主要表达的意思是“能否实现由低及高的空间位移”，可标为“V 得/不起_{1a}”。“V 得/不起_{1a}”又可以

分为两类：一是，物理空间上由低及高的空间位移；二是，心理空间上由低及高的虚拟空间位移，能进入结构并表示该类语义的动词都有自下而上义的位移动词，如“爬、举、拿、抬、立、顶”等或“看、瞧”类视线位移动词，如：

（1）那军官身不由主的飞了出去，刚好摔进了一家磁器铺子，只听乒乓、呛啷之声不绝，一座座磁器架子倒将下来，碗碟器皿纷纷跌落，那军官全身被磁器碎片割得鲜血淋漓，压在磁器堆中，那里**爬得起身**？（金庸《神雕侠侣》）

（2）阿紫道：“铁丑我跟你说，我叫人打你，是**瞧得起**你。你喧么大叫，是不喜欢我打你呢？”（金庸《天龙八部》）

“看（瞧）得/不起”主要表达“致移者的内心发生在心理空间上由低极高的虚拟空间位移，即致移者视线能否由低及高到达关涉者的位置”，用法已经凝固，表达“重视，看重”“小看，轻视”的意义。“看（瞧）得/不起”不可再添加“来”，即不可说“看（瞧）得/不起女孩子来”。其他“V 得/不起₁”则可添加“来”，如“爬得起来”、“站得起来”、“手抬不起来”“鼓不起勇气来”等。

周红（2017）¹⁸ 认为通过“由低及高”的过程可产生出“由展及拢”的结果，所以最初表由低及高的“起_{1a}”可以转喻成表由展及拢的“起_{1b}”（用过程来代替结果）。在周红提出的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由“起_{1b}”构成“V 得/不起”可表达使受动者是否发生由展及拢的变形空间位移，可标为“V 得/不起_{1b}”，该语义是由“V 得/不起_{1a}”所转喻而成的。由展及拢的空间位移在“V 得/不

¹⁶ 周红《“V+起”的两种方向特征及其语义演变》，《语言研究集刊》，2017年，第十八辑。

¹⁷ 周红《“V+起”的两种方向特征及其语义演变》，《语言研究集刊》，2017年，第十八辑。

¹⁸ 周红《“V+起”的两种方向特征及其语义演变》，《语言研究集刊》，2017年，第十八辑。

起”结构中较少出现，这是因为可以出现的语境较少。在自建的汉语小说语料中未见，搜索 BCC 语料库，发现少量例子是由动词“握”构成“握得起”（共 3 例）及“握不起”（共 11 例）表示由展及拢的空间位移，如：

（3）我也杀过人，第一次杀人之后我手抖得握都**握不起来**，可是我不杀他我就会死。（卫风《星之海》）

（4）那孩子用力点了点头。自己已经快十七岁了，已经**握得起**枪了。（西方蜘蛛《刀 1937》）

此外，“由展及拢”的空间位移（起_{1b}）可隐喻扩展成表达“能否实现由散到合的空间位移”（起_{1c}）。这是因为“起_{1b}”的被移者发生由展及拢时是已经聚在一起，不可分成单一的了，但如果有很多被移者聚在一起，可表示由散到合的变形位移，被移者之间原来的距离就从大变小，这个结果是“由展及拢”隐喻扩展而成的。所以我们认为“起_{1c}”构成能性结构“V 得/不起”可表达“是否能实现由散到合的空间位移”，可标为“V 得/不起_{1c}”。能够进入该结构并表达该类语义的动词主要是“组织、集中”等具有“由散到合”意义的，如：

（5）饥荒使白鹿原来完全陷入死般的静寂，无论大村小寨再也无法**组织得起**巡更护村的人手了……（陈忠实《白鹿原》）

（6）这么大的事业，如果**集中不起精力**，搞倒塌了，那后果不堪设想！（路遥《平凡的世界》）

但不管表哪种意义，结构中的动词都属

于自主动词。根据张旺熹（1999）¹⁹的说法和彭利贞（2005）²⁰对动力情态定义的总结，可以肯定当进入“V 得/不起”是自主动词时，结构就具有动力情态意义。例（2）~（4）都表现主语的意愿及能力，即“阿紫有意愿重看铁丑”、“我没能力握起手”、“那孩子有能力握起枪了”，这都是动力情态特征的表现。但在特殊的语境下，“V 得/不起₁”也可以解读为认识情态特征，如例（1）、（7）、（8），这可证明李剑影（2007）²¹提出“V 得/不 C”会含有认识情态意义的观点是合理的。

（7）一来，肚子里寡寡落落的，实在**打不起**精神说话。二来，他知道韵梅有分寸，不至于随便的留下冠晓荷。（老舍《四世同堂》）

（8）瞧这小子的排场不小，倘若他是什么皇亲国戚，或是朝中大官，说不定**瞧不起**我这山野女子。（金庸《天龙八部》）

例（1）“爬得起”出现在一个反问句中，而熊文（1999）²²曾经指出能性补语与助动词相同，在反问句中除了会表现出“可能性”以外，反问句还起着加强语气的作用，对命题有加以怀疑和否定的作用。因此，如“V 得/不起”用于反问句，也就是倾向于表示说话者对命题的可能性的判断，即“肯定要戏的行为是小看新调来的副团长”，这也是认识情态的表现。例（7）的“打不起”

¹⁹ 张旺熹《再论补语的可能式》，《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²⁰ 彭利贞《现代汉语情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

²¹ 李剑影《现代汉语能性范畴》，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

²² 熊文《论助动词的解释成分》，《世界汉语教学》，1999 年第 4 期。

前面还出现了情态副词“实在”，例（8）的“瞧不起”前面出现了“说不定”这个表示想法、猜测的词语，使整个句子体现出了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及评价，即“肯定他没精神不想说话”、“认为朝中大官有可能轻看山野女子”，因此结构就被赋予认识情态意义。

2.3.2 存在状态域“V 得/不起₂”

空间域“起₁”可隐喻形成存在状态认知域“起₂”，具体是“由低及高”的空间位移（起_{1a}）隐喻成表达“能否实现由隐到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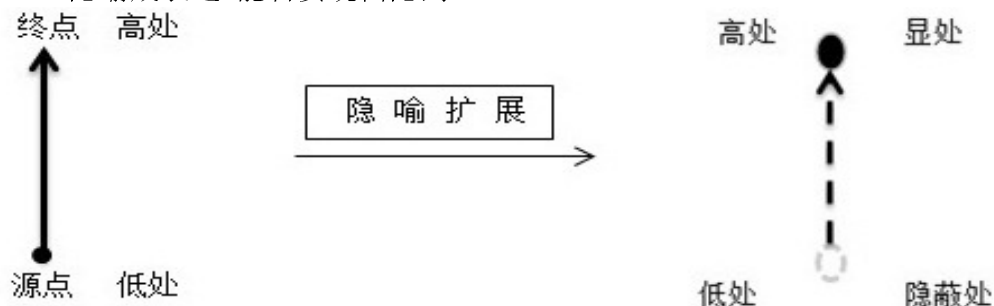


图2 “起_{2a}”表由隐到显的

按照人类的主观想法，通常认为低处隐喻为隐蔽处，高处隐喻为显处，所以“由低及高”的过程会转喻成“由隐到显”的结果。这时，有“起_{2a}”构成“V 得/不起_{2a}”可表示某种事件“能否由隐到显的存在状态”，常与“记、想、回忆”等具有由隐到显出现义的动词搭配，如：

（9）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啊，至今还**记得起**。（张炜《柏慧》）

（10）杨过见这老妇容颜令人生怖，但眉目清秀，年轻时显是个美人，实在**想不起**这是何人……（金庸《神雕侠侣》）

例（9）的“记得起”表示主语是有能力做某种事情，即“（作者）有能力记起（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表动力情态意义。例（10）的“想不起”表示主语没有能力做某事，即“（杨过）没有能力想起（这是何

人）”，“想不起”前面出现了情态副词“实在”，结构的语义可理解为对“想起”这件事情的一种客观判断，即“肯定（杨过）是忘记了（这个人是谁）”，语义比较倾向为表认识情态。

（起_{2a}）”、“能否实现由无到有的存在状态变化意义（起_{2b}）”，其中“起”语义指向受动者，表达“（被移者）由隐到显、由无到有的状态变化义”。其隐喻路径如图2和图3所示。“V 得/不起₂”在句法上一般都可以添加“来”，如“想不起别的话来”、“唱不起来”等，在语义上大部分都表示主语有没有能力或意愿实现某种事，所以属于动力情态，但在特殊语境下仍然体现出认识情态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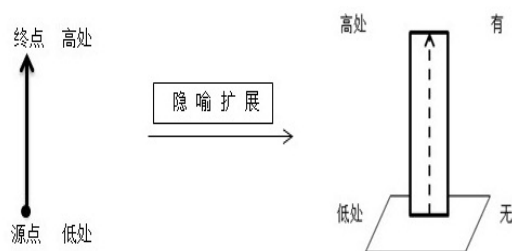


图3 “起_{2b}”表由无到有的意象

从图3可见，“由低极高空间位移”的“起_{1a}”可隐喻扩展成表“由无到有的存在状态域”（起_{2b}），这是由于“由低及高”的过程已经转喻为“由无到有”的结果，如树木种植或高楼建设的过程（从无到产生）都包

含着地平面由低及高的结果。因此，由“起_{2b}”构成“V 得/不起_{2b}”可表达“能否实现有无到有的存在状态变化”，能够进入该结构并表该类语义的动词与构式义有关，即“由无到有产生义的动词”，如“激、引、搭”等。

(11) 是呀，你连诉苦会都没开过，怎么**激得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呢？（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

(12) 要是你们今日**搭不起**茅棚，黑间可到咱这里来歇哇。”（柳青《创业史》）

例（13）、（14）的“激得起”、“搭不起”表示是否有能力实现某种事情，即“有能力激发（农民对地主的仇恨）”、“有能力建（茅棚）”，使“仇恨、茅棚”从无到产生的存在状态。但例（13）的“激得起”出现在反问句中，让语义突显说话者的主观判断，即“主语（你）是不能激发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倾向于表认识情态意义，而例（14）的“搭不起”则表动力情态意义。

2.3.3 行为域“V 得/不起₃”

“由低及高的空间位移”（起₁）还可隐喻扩展到行为状态认知域，表达“是否具备某种行为能力”（起₃），这是由低及高的过程已经隐喻并产生“具备到不具备”的结

果。因此我们认为“起₃”构成能性结构“V 得/不起₃”可表达“是否具备某种能力去实现某种动作行为”，可标为“V 得/不起₃”，其中“起”语义指向动词，具有“够上某条件做某事的状态变化义”，简单的说是“从无到有、具备某种能力”。“V 得/不起₃”结构不可添加“来”，不能变换为“V 得/不起来”，如可以说“承担得/不起”、“禁得/不起”、“配得/不起”、“买得/不起”、“耽误得/不起”、“得罪得/不起”、“称得/不起”、“对得/不起”，不可说“承担得/不起来”、“禁得/不起来”、“配得/不起来”、“买得/不起来”、“耽误得/不起来”、“得罪得/不起来”、“称得/不起来”、“对得/不起来”。

进入其中的动词一般为二价动词，有自主的及非自主的动词，而且还具有[施事，受事]两个语义角色。因此，语义结构为[施动者（施事）+V 得/不起₃+达到的条件或情况（受事）]，“V 得/不起₃”表达内向致使。“V 得/不起₃”与前两种“V 得/不起₁”及“V 得/不起₂”语义的情况相似，除了具有动力情态特征，在特殊的语境下也被理解为表认识情态特征，该语义的具体分类情况请见表 2：

表 2 “V 得/不起₃”的语义小类

“V 得/不起 ₃ ”的语义小类	进入此语义的动词
“V 得/不起 _{3a} ”表达施动者能否够上力量承担或经受住某事	“经受、承担”类具有“承受或承担”义的动词
“V 得/不起 _{3b} ”表达施动者能否够上资格或条件做某事	“讲、配”等类具有“与够资格或条件有关”的动词
“V 得/不起 _{3c} ”表达施动者能否够上金钱做某事	“买、养、供给”等类具有“与花费金钱有关”的动词
“V 得/不起 _{3d} ”表达施动者能否够上条件承当某角色或某评价	“称 ¹ 、当 ₍₁₎ ”类具有“承当角色或评价”义的动词
“V 得/不起 _{3e} ”表达施动者能否够上力量与某人或某事抗衡	“招 ¹ ₍₃₎ 、惹 ₍₂₎ ”类具有“招惹”义的动词
“V 得/不起 _{3f} ”表达施动者能否够上时间做某事	“耽搁、等”类具有“与花费时间有关”的动词
“V 得/不起 _{3g} ”：词汇化现象	“对得/不起”“了不起”

(15) 她不高，可是很结实，腰背直直的好象**担得起**一切的委屈似的。（老舍《四世同堂》）

(16) 然而她家里虽穷，也还是个望族，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他**担当不起**这诱奸的罪名。（张爱玲《倾城之恋》）

(17) 康大婶喜得合不拢嘴，忙用手在围裙上摸了几下，说道：“这可**劳驾不起**呀！”（马烽《吕梁英雄传》）

(18) 有的很有钱，这样的人一开口总是问我的身价，表示他**买得起**我。（老舍《月牙儿》）

(19) 假若是在东城，她必须去赶第一班电车；洋车太贵，她**坐不起**。（老舍《四世同堂》）

(20) 他说‘大侠’两字决不敢当，旁人只好叫他作“神雕侠”，其实凭他的所作所为，称一声“大侠”又有甚么**当不起**呢？他要是**当不起**，谁还**当得起**？（金庸《神雕侠侣》）

(21) 他恨不得下道命令，叫工友把她捆起来送回家。可是，她如今有招弟做靠山。招弟是学校的女学监，东阳**惹不起**她。（老舍《四世同堂》）

(22) 我这么多年都**等得起**，还在乎这早一天晚一天吗？（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23) 赵二爷笑说：‘乔先生，这功夫我**耽搁不起**，你就等它们做完了好事，独自赏花吧！’（张一弓《远去的驿站》）

例（15）、（16）“担得起”、“担当不起”表达“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承担某事”，即“（她）能够承担（一切的委屈）”、“不能够担当这个罪名”；例（17）“劳驾不

起”表达“不具备资格或条件做某事”，即“不具备资格，不能够请别人帮忙”；例（18）、（19）“买得起”、“坐不起”表达“是否有足够的金钱，不能够做某事（以拥有或使用某物）”，即“有钱买某物甚至买某人”、“没钱坐（洋车）”；例（20）“当得起”、“当不起”表达“是否有足够的条件或能力能够承当某角色或评价”，即“不能够承当（大侠）的评价”；例（21）“惹不起”表达“没有足够的力量，不能做到与某人抗衡”，即“不能够惹（她）某人”；例（22）、（23）“等得起”表达“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做某事”，即“有时间等”、“没有时间拖了”，这些结构多后接表时间的宾语。例（15）句中还出现了“好像……似的”表示猜测、想法的词语，例（17）“劳驾不起”前面还出现“可”表示强调语气的情态副词，例（20）中“当得起”、“当不起”都出现在反问句，使句子比较倾向于表现出说话者的主观评价及判断，因此这些例子都赋予认识情态的特征。例（23）句中的主语都是受事的，所以主语显然不能控制“V 得 / 不起”的结果，按照李剑影（2007）²³ 的观点，此时整个结构比较倾向于表示说话者的主观态度及评价，这可以解读为认识情态的表现。例（18）、（19）、（21）、（22），中的主语都是施事的，表明了主语的能力及意愿，因此具有动力情态的特征。张旺熹（1999）²⁴ 只指出自主动词会表示动力情态意义，而尚未涉及到非自主动词的问题，例（16）的动词“担当”也属于非自主动词，但它的

²³ 李剑影《现代汉语能性范畴》，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²⁴ 张旺熹《再论补语的可能式》，《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主语“他”是施事的，可使“V”赋予表能力及愿望意义，整个结构还是体现出动力情态意义，即“他没有能力担当这诱奸的罪名”。总之，表此类语义的“V 得/不起”虽然是非自主动词，但若句子的主语是施事的，整个结构仍然可以体现出动力情态意义，相反若句子的主语是受事的，而句子同时出现情态副词或表示猜测、想法的词语，整个结构可理解为表认识情态意义。

“V 得/不起”结构存在已经凝固成词的现象，可标为“V 得/不起_{3g}”，其包括“对得/不起”“了不起”。这时，“得起/不起”已经固化并变成构词成分，即后缀²⁵，“起”是语素。“对得/不起”表达“施动者能否够上能力对待某人、物或事”，一般都表示动力情态特征（如例 26、27），但在特殊语境下也体现出认识情态特征（如例 24、25）。“对得/不起”后可接人物（例 24）、具体事物（例 25）、抽象事物（例 26）等宾语，有时候后边不需要带宾语（例 27），此情况多出现于“对不起”，主要用于对话中，表达“（向某人）抱歉”的意思。

（24）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她，自从由大杂院出来，始终没去看看她，而自己不但没往好了混，反倒弄了一身脏病！（老舍《骆驼祥子》）

（25）车箱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跑得不快怎能对得起自己呢，怎能**对得起**那辆车呢？（老舍《骆驼祥子》）

（26）只要她大起胆来，敢去作钱先生教她作的事，她便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一切的人。（老舍《四世同堂》）

²⁵ 澎湃，彭爽《与“V 得起”和“V 不起”相关的问题》，《湖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学版）》，2004 年第 1 期。

（27）**对不起**！你是不是要吃什么再回去呢？（老舍《四世同堂》）

“了不起”的整体意义已很难从内部组成成分中窥见²⁶，已经融合为一体，表达“不平凡、（优点）突出”（例 28）、“重大、严重”²⁷（例 29）、“至多”（例 30）。前二者“了不起”是个形容词，后者“了不起”是个副词。在自建的汉语小说语料中，表“不平凡、（优点）突出”用于褒义的语境中，计 32 例；表“重大、严重”用于贬义的语境中，计例 27 个；表“至多”后接事件谓语，“了不起”充当状语未见，搜索周红所建的 2500 万语料中发现共有 4 个表此类语义的例子。但不管表示哪种意思，“了不起”都包含着说话人对命题的一种判断或评价，体现出说话人的态度。因为形容词本身起着描写的作用，“了不起”做形容词时（例 29），主要表示说话者对人或事物的一种赞赏、评价；当它做副词时，即程度副词，就起着加强语气作用（例 30），这时它也更加体现出说话者的判断及态度，因此“了不起”出现在任何语境都表现出认识情态特征。

（28）我没生意，我得吸烟，没钱！我知道，你跟我的弟弟都是**了不起**的人。（老舍《四世同堂》）

（29）杀死一两个妈仆，又有什么**了不起**了？（金庸《天龙八部》）

（30）震海，一个穷石匠，**了不起**是个武夫，生死无关大局。（冯德英《山菊花》）

²⁶ “了不起”仍是个动趋结构，“了”最初是个动词，作动词的“了”只有“结束，完毕”的意思，“起”表达时间变化义。

²⁷ “了不起”的释义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857 页。

3. 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能性结构“V 得/不起”具有三种语义类型：“空间认知域：V 得/不起₁”（包括 V 得/不起_{1a}、V 得/不起_{1b}、V 得/不起_{1c} 分别表达“能否实现由低及高、由展及拢、由散到合”的空间位移）；“状态认知域：V 得/不起₂”（包括 V 得/不起_{2a}、V 得/不起_{2b} 分别为“能否实现由隐到显、由无到有”的存在状态变化）；“行为认知域：V 得/不起₃”表示“能否够上条件实现某一动作”。其中第三种语义类型又分为七个小类，分别为“能否够上力量承担或经受住某事”（V 得/不起_{3a}）；“能否够上资格或条件做某事”（V 得/不起_{3b}）；“能否够上金钱做某事”（V 得/不起_{3c}）；“能否够上条件承担某角色或某评价”（V 得/不起_{3d}）；“能否够上力量与某人或某事抗衡”（V 得/不起_{3e}）；“能否够上时间做某事”（V 得/不起_{3f}）；“对得/不起”“了不起”等词汇化现象（V 得/不起_{3g}）。“V 得/不起”表达认识情态的特征还比较依赖着语境（结构出现在反问句中、句子同时出现表示想法或猜测的词语或前面出现情态副词等），如果语境不明显，一般都是表示动力情态的。

第二，能性结构“V 得/不起”的第一种（除“看/瞧得/不起”外）和第二种语义都可以添加“来”，而第三种则不可添加“来”，这说明第三种语法化程度更高。

第三，能性结构“V 得/不起”的第一种（除“看/瞧得/不起”外）和第二种语义都有对应的“非能性”表达形式，但第三种则没有，这也说明第三种是较为凝固的能性结构。

第四，能性结构“V 不起”（412 例）使用频率远远高于“V 得起”（103 例）。这部分的统计数据再次证明否定式能性结构使用频率高于肯定式能性结构。

参考文献

1. 李剑影《现代汉语能性范畴》，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
2. 李剑影《现代汉语能性范畴》，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
3. 刘月华《趋向补语通释》，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年。
4. Lyons, J 《Seman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5. Palmer, F.R 《Mood and Modality (second edi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6. 彭利贞《现代汉语情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
7. 澎湃，彭爽《与“V 得起”和“V 不起”相关的问题》，《湖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8. 孙婷婷《外国学生“V 得/不起”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9. 张旺熹《再论补语的可能式》，《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10.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1. 谢佳玲《汉语情态动词》，台湾：台湾“清华大学”，2002 年。
12. 熊文《论助动词的解释成分》，《世界汉语教学》，1999 年第 4 期。
13. 徐碧叶《汉语和越南语能性范畴的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
14. 许斌《能性述补结构“V 得/不起”的多角度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15. 杨万兵《能性述补结构“V 得/不起（O）”的历史演变》，《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 5 期。
16. 周红《“V+起”的两种方向特征及其语义演变》，《语言研究集刊》，2017 年，第十八辑。